

下

孔健◎编著

孔子全集

東方出版社

下

孔健◎编著

孔子全集

東方出版社

子史所载孔子言行

一四八五 景公之时，雨雪三日而不齐，公被狐白之裘，坐堂侧陛^①。晏子入见，立有间。公曰：“怪哉！雨雪^②而天不寒。”晏子对曰：“天不寒乎？”公笑。晏子曰：“婴闻古之贤君，饱而知人之饥，温而知人之寒，逸而知人之努，今君不知也。”公曰：“善！寡人闻命矣。”乃令出裘发粟，与饥寒。令所睹于途者，无问其乡；所睹于里者，无问其家；循国计数无言其名，士既事者兼月，疾者兼岁。孔子闻之曰：“晏子能明其所欲，景公能行其所善也。”〔晏子春秋内篇谏上〕^③“陛”当作“阶”。
^①“云雪”之说。

【释义】齐景公在位的时候，大雪下了三天而不停，景公披着白色的狐皮裘衣，坐在殿堂侧边的台阶上。晏子进宫拜见景公，站了一会儿，景公说：“怪啊！大雪下了三天而天气竟然不寒冷。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天气果真不寒冷吗？”景公笑了笑。晏子说：“我听说古代的贤德君王，吃饱的时候能知道有人在挨饿，穿暖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受寒，安逸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辛苦。现在君王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啊！”景公说：“说得对！我听从您的教诲了。”于是就下令拿出衣物和粮食，发放给饥寒交迫的人。命令凡看见路途上有饥寒的人，不问他是哪个乡，看见在乡里有饥寒的人，不问他是哪一家。巡行全国统计发放数字，不必报他们的姓名。已任职的发给两月救济粮，生病的发给两年救济粮。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：“晏子能够明白自己应做的事，景公能做他所高兴做的事。”

一四八六 晏子使于鲁，比其返也，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，岁寒不已，冻馁之^④者乡有焉，国人望晏子。晏子至，已复事，公迺^⑤坐，饮酒乐。晏子曰：“君若赐臣，臣请歌之。”歌曰：“庶民之言曰：‘冻水洗我，若之何！太上靡散我，若之何！’”歌终，喟然歎而流涕。公就止之曰：“夫子曷为至此？殆为大台之役夫！寡人将速罢之。”晏子再拜。出而

不言，遂如大台，执朴鞭其不务者，曰：“吾细人也，皆有盖庐，以避燥湿，君为一台而不速成，何为？”国人皆曰：“晏子助天为虐。”晏子归，未至，而君出令趣罢役，车驰而人趋。仲尼闻之，喟然叹曰：“古之善为人臣者，声名归之君，祸灾归之身。人则切磋其君之不善，出则高誉君之德义。是以虽事惰君，能使垂衣裳、朝诸侯，不敢伐其功。当此道者，其晏子是耶。”〔晏子春秋内篇谏下〕⊖“之”字“衍”。⊖“乃”当作“延”。

【释义】晏子出使鲁国，等到他回到齐国的时候，景公命令齐国的百姓服劳役修筑大台，到年终寒冬也不停息，挨冻挨饿的人每乡都有，齐国的百姓盼望晏子回国。晏子回到齐国后，汇报了出使鲁国的公事，景公邀请晏子坐下，喝酒取乐。晏子说：“您如果赏赐我，请让我唱歌给您听。”歌中唱道：“平民百姓说：‘冰水将冻死我，怎么办？上天要消灭我，怎么办？’”歌唱完了后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流出了眼泪。景公走上前制止晏子说：“您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大概是为了修筑大台的劳役吧？我将马上把工程停下来。”晏子拜了两拜，出门后也不说话，就往大台走去。拿起木棍，鞭打不做事的人，说：“我们是地位卑微的人，都有住屋，用来避免干燥和潮湿，现在国君要修筑一座大台却不赶快修成，服的什么劳役？”齐国人都说：“晏子帮着老天作恶。”晏子回去，还没有到家，景公已发出命令，催促停止劳役，坐车的赶着马飞跑，走路的飞快地走。孔子听了后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古代善于做臣子的人，好的名声归国君，灾祸归自身，朝堂上就相互研讨国君不好的方面，对外就极力称赞国君的道德仁义，因此，即使是侍奉懈怠的君主，也能使他无所事事却能治理好国家，使诸侯来朝见，而做臣子的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劳。与这种治国方法相称的，恐怕晏子就是啊！”

一四八七 景公之嬖妾婴子死，公守之，三日不食，肤著于席不去。左右以复，而君无听焉。晏子入，复曰：“有术客与医俱言曰：‘闻婴子病死，愿请治之。’”公喜，遽起，曰：“病犹可为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客之道也，以为良医也，请尝试之。君请屏，洁沐浴饮食，间病者之宫，彼亦将有鬼神之事焉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屏而沐浴。晏子令棺人入殓，已殓，而复曰：“医不能治病，已殓矣，不敢不以闻。”公作色不说，曰：“夫子以医命寡人，而不使视，将殓而不以闻，吾之为君，名而已矣。”晏子曰：“君独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？婴闻之，君正臣从谓之顺，君僻臣从谓之逆。今君不道顺而行僻，从邪者迹，导害者远，谗谀萌通，而

贤良废灭，是以谄谀繁于间，邪行交于国也。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，嬖乎竖刁而灭，今君薄于贤人之礼，而厚嬖妾之哀。且古圣王畜私不伤行，殓死不失^①爱，送死不失哀。行荡则溺己，爱失则伤生，哀失则害性。是故圣王节之也。即^②毕殓，不留生事，棺槨衣衾，不以害生养，哭泣处哀，不以害生道。今朽尸以留生，广爱以伤行，修^③以害性，君之失矣。故诸侯之宾客惭人吾国，本朝之臣惭守其职，崇君之行，不可以导民，从君之欲，不可以持国。且婴闻之，朽而不殓，谓之僵尸，臭而不收，谓之陈腐。反明王之性，行百姓之诽，而内嬖妾于僵腐，此之为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识，请因夫子而为之。”晏子复：“国之士大夫，诸侯四邻宾客，皆在外，君其哭而节之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星之昭昭，不若月之嘒嘒，小事之成，不若大事之废，君子之非，贤于小人之是也。其晏子之谓欤！”〔晏子春秋内篇谏下〕○“失”上从孙校当补“哀”字。○“即”上当补“死”字。○“修”常作“循”。

【释义】齐景公的一个最喜爱的姬妾婴子死了，齐景公守丧，三天不吃饭，坐在那里不离开，左右群臣多次劝说，他就是不听。晏婴进来说：“外面来了一个术士和一个医生都说：‘听说婴子病死了，他们愿来救人。’”齐景公听了大喜，马上就起来了，说：“她的病可以治好吗？”晏婴说：“这是客人说的，他一定是良医，请他试试吧。但是他们来救人时，得请国君您离开这里，好好地去看浴吃饭，他们还要在这里求鬼降神。”齐景公说：“好。”于是晏婴下令让棺人马上把死人入殓，入殓之后，他又对齐景公说：“医生治不了她的病，我们已经把她入殓，不敢不告诉您。”齐景公听了很不高兴，说：“您以医生看病为由让我离开，然后把死人入殓又不告诉我。我这个当国君的，已经有名无实了。”晏婴说：“您难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复生吗？我听说，君王臣从叫做顺，君僻臣从叫做逆。现在君王不走正道而走邪道，跟着走邪道的人亲近，劝导做善事的就疏远，谄谀小人明目张胆地勾结，而贤德善良的人却废弃消失，所以阿谀谄媚的人在宫中繁衍，邪僻恶行的人交错于国内。过去先君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，宠幸于竖刁而衰败。现在君王对贤人礼薄，而对宠妾厚哀。再说古代的君王畜养嬖妾不损害德行，殓殓死者不过分钟爱，送葬死者不过分悲哀。损伤德行，就会沉溺于私欲，钟爱失度，就会伤害生理，悲哀过分就会损害性情。所以圣王能节制他们呀。人死了就要立即殓殓，不要有侥幸活过来的念头，棺槨的衣服耗费要适度，不要因此损害活人的衣食供养，哭泣哀伤，不能因此损害生存的原则。现在人死尸朽还想让她复生，哀伤害性，已经有失为君

之道了。诸侯宾客听说您这样都不愿意出使我国，本朝大臣看到您这样也羞于当官。按照您的这种行为做事，不能引导好人民；顺从您的欲望，也不能保住国家。况且我听说，朽尸不入殓，叫做羞辱尸体。臭了不殡葬，叫做陈设腐肉。违背圣明君王的本性，做百姓非议的事情，而将宠妾置于陈尸受辱的地步，您这样是不对的。”齐景公说：“我不明白这些，请告诉我怎么做吧。”晏婴说：“国家的士大夫，诸侯四邻的宾客，都在外面等着见您，您要哭而节哀。”孔子听说后说：“群星灿烂，比不上被云遮住的月光，小事的成功，比不上大事的废弃，君子的过错，比小人做的好事还有一出，这说的就是晏子吧。”

—四八八 仲尼居处惰倦，廉隅不正，则季次、原宪侍；气郁而疾，志意不通，则仲由、卜商侍；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则颜回、骞雍侍。〔晏子春秋内篇问上〕

【释义】孔子居处困倦、举止随便的时候，季次、原宪就帮助他；精气拥塞，郁积生病，思想不顺畅时，仲由、卜商就帮助他；德义不昌盛，行为不勤勉时，颜回、骞雍就帮助他。

—四八九 景公问于晏子曰：“为政何患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患善恶之不分。”公曰：“何以察之？”对曰：“审择左^①右善，则百僚务得其所宜，而善恶分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此言也信矣，善进，则不善无由入矣；不善进，则善无由入矣。”〔晏子春秋内篇问上〕^①一本叠出“左右”二字。

【释义】齐景公问晏子：“处理政务最担心什么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担心善恶不分也。”齐景公问：“靠什么明察这个问题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审慎地选择近臣。近臣善，那么百官就能明确各自应该做什么，善恶从而分明。”孔子听到这件事说：“这话确实不错啊！善的人得到任用，那么不善的人就无从进入（朝廷）；不善的人得到任用，那么善的人就无从进入（朝廷）。”

—四九〇 梁丘据问晏子曰：“子事三君，君不同心，而子俱顺焉，仁人固多心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之，顺爱不懈，可以使百姓，强暴不忠，不可以使一人。一心可以事百君，三心不可以事一君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小子识之！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。”〔晏子春秋内篇问下〕

【释义】梁丘据问晏子说：“你服侍了三个国君，三个国君的想法都不同，而你侍奉他们都很顺利，仁智的人有好几个心吗？”晏子说：“我听说，顺君爱民，可以驱使百姓，强暴不忠，不能使唤一个人。一

心一意可以服侍好一百个君主，三心二意不能侍奉好一个君主。”孔子听人说：“你们记住了！晏子是用一颗心服侍一百个国君的人。”

—四九— 晋平公欲伐齐，使范昭往观焉。景公觴之，饮酒酣，范昭曰：“请君之弃樽^①，更之。”樽觶具矣，范昭佯醉，不悦而起舞，谓太师曰：“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？吾为子舞之。”太师曰：“冥臣不习。”范昭趋而出。景公谓晏子曰：“晋，大国也，使人来将观吾政，今子怒大国之使者，将奈何？”晏子曰：“夫范昭之为人也，非陋而不知礼也，且欲试吾君臣，故绝之也。”景公为^②太师子^③曰：“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？”太师对曰：“夫成周之乐，天子之乐也，调之，必人主舞之。今范昭人臣，欲舞天子之乐，臣故不为也。”范昭归以报平公曰：“齐未可伐也。臣欲试其君，而晏子识之；臣欲犯其礼，而太师知之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夫不出于尊俎之间，而知千里之外，其晏子之谓也。可谓折冲矣！而太师其与焉。”〔宴子春秋内篇杂上〕^①樽下从孙校，常补：公曰：“酌寡人之樽，进之于客。”范昭已饮，晏子曰：“彻樽。”二十字。^②“为”，“谓”之误用。^③“子曰”字倒。

【释义】晋平公打算进攻齐国，便派大夫范昭去观察齐国的政治动态。齐景公设宴进行招待，当酒喝得兴致正浓时，范昭说：“请将国君用过的酒杯给我斟酒。”景公说：“那就用我的酒杯给客人进酒吧。”当范昭喝完自己杯中的酒，他假装喝醉了，不高兴地跳起舞来，并对齐国太师说：“能为我演奏一支成周乐曲吗？我将随乐而起舞。”太师回答说：“盲臣未曾学过。”范昭无趣地离开筵席后。齐景公责备臣下说：“晋国是个大国，派人来观察我国政局，如今你们触怒了大国的使臣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晏子说：“范昭的为人，并不是不懂礼法，他是故意试探我们君臣，所以我不能服从您的命令。”景公又对太师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为客人演奏成周的乐曲呢？”太师说：“成周之乐乃是天子享用的乐曲，只有国君才能随之起舞。而今范昭不过是一大臣，却想用天子之乐伴舞，所以我不能为他演奏乐曲。”范昭回到晋国后，向晋平公报告说：“齐国是不可进攻的。因为我想羞辱其国君，结果被晏子看穿了；想冒犯他们的礼法，又被其太师识破了。”孔子听到这件事后，赞叹说：“不越出筵席之间，而能抵御千里之外敌人的进攻，晏子正是这样的人。而乐官也协助了这件事。”

—四九二— 晏子使鲁，仲尼命门子^①弟往观。子贡反，报曰：“孰谓晏子习于礼乎？夫礼曰：‘登阶不历，堂上不趋，授玉不跪。’今晏子皆反此，

孰谓晏子习于礼者？”晏子既已有事于鲁君，退见仲尼。仲尼曰：“夫礼，登阶不历，堂上不趋，授玉不跪。夫子反此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婴闻两楹之闲，君臣有位焉，君行其一，臣行其二。君之来速，是以登阶历堂上趋以及位也。君授玉卑，故跪以下之。且吾闻之，大者不逾闲，小者出入可也。”晏子出，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，不^①计之义，维晏子为能行之。〔晏子春秋内篇杂上〕⊖“子弟”当作“弟子”。⊖《初学记·文部》引不上有“反命斗弟子曰”六字。

【释义】（孔子听说）晏子将要出使鲁国，便趁机打发自己的学生子贡去观察晏子的言行。子贡回来对孔子说：“人们称赞晏婴是个熟习礼节的贤明之士，可我今日所见，并非如此。”孔子不信，便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子贡说：“礼书上写道：登阶梯时不能跨越，殿堂上不能快走，进献宝玉不应该跪着，可是晏婴的所为和上述规定相违背，可见他不过是个名不副实的贤士罢了。”晏子完成了拜见鲁国国君的事后，退出会见孔子。孔子说：“礼仪有规定，登阶梯时不能跨越，殿堂上不能快走，进献宝玉不应该跪着，你违反了礼仪吧？”晏子说：“我听说殿堂的东楹和西楹之间，国君和臣子之间有固定的位置，国君跨一步，臣子行两步。国君走得迅速，所以我登阶梯快走是为了及时到位。国君接受玉器时身子下倾，所以我跪下来授玉给他。况且我听说，大的规矩不超越，小的方面有点出入是可以的。”晏子离开时，孔子以宾客的礼仪送晏子出来，返回后，对弟子说：“没有明文写上的礼仪，只有晏子能实行它。”

—四九三 晏子居晏桓子之丧，麤衰暂，斩，直经带，杖，菅屨，食粥，居倚庐，寝苫，枕草。其家老曰：“非大夫丧父之礼也。”晏子曰：“唯卿为大夫。”曾子以问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晏子可谓能远害矣。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，逊辞以避咎，义也夫！”〔晏子春秋内篇杂上〕

【释义】晏子的父亲晏桓子死后，晏子居丧，穿着粗麻布做成的丧服，腰间拴着绳子，手里拿着丧杖，脚穿草鞋，喝粥，住在倚庐里，睡草席上，用草做枕头。他的老管家说：“这不是大夫丧父的礼仪。”晏子说：“只有卿才是大夫。”曾子将这件事告诉孔子。孔子说：“晏子可以说能远离祸害呀。不用自己的对去驳斥别人的错，而是用谦逊的言辞来避免祸害，这就是义。”

—四九四 仲尼曰：“灵公汙，晏子事之以整齐；庄公壮^②，晏子事之以宣武；景公奢，晏子事之以恭俭。君子也！相三君而善不通下，晏子细人

也。”晏子闻之，见仲尼曰：“婴闻君子有识于婴，是以来见。如婴者，岂能以道食人者哉！婴婴^①宗族待婴而祀其先人者数百家，与齐国之间士待婴而举火者数百家，臣为此仕者也。如臣者，岂能以道食人者哉！”晏子出，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，再拜其辱。反，命门弟子曰：“救民之姓^②而不夸，行补三君而不有，晏子果君子也。”〔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〕^③“壮”当作“怯”。^④婴之之殷。^⑤“姓”与“生”古通。

【释义】孔子说：“齐灵公行为放纵，晏子用整齐的行为规范侍奉他；齐庄公胆怯，晏子用扬威尚武来侍奉他；齐景公奢侈，晏子用恭身节俭来侍奉他。真是君子！不过当了三位国君的宰相而善教不能下达到百姓，晏子终究是个见识短浅的人。”晏子听了这话，去会见孔子说：“我听先生有规劝我的话，所以前来拜见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哪里是用德行去向人乞食呢？我的宗族中等待我接济才能祭祀祖先的人有几百家，齐国无业的人等待我接济才能生活的有几百家，我是为了他们才去做官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哪里是用德行去向人乞食呢？”晏子出门，孔子用送宾客的礼仪送他，再次拜谢晏子的光临。孔子返回，对弟子们说：“晏子救济百姓而不自夸，德行补益了三个国君而不自以为有功劳，晏子果然是君子呀。”

一四九五 仲尼之齐，见景公，景公说之，欲封之以尔稽，以告晏子。晏子对曰：“不可。彼浩^①裾自服，不可以教下；好乐绥^②民，不可使亲治；立命而建^③事，不可守职；厚葬破民贫国，久丧道^④哀费日，不可使子^⑤民。行之难者在内，而传^⑥者无^⑦其外，故异于服，勉于容，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。自大贤之灭，周室之卑也，威仪加多，而民行滋薄。声乐繁充，而世德滋衰。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，饰弦歌鼓舞以聚徒，繁登降之礼，趋翔之节以亲众，博学不可以仪世，劳思不可补民，兼寿不能殫其教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积财不能赡其乐，繁饰邪术么营^⑧世君，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。^⑨也，不可以示^⑩；其教也，不可以导民。今欲封之，以移齐国之俗，非所以导众存民也？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厚其礼而留其^⑪，敬^⑫见不问其道，仲尼乃行。〔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〕^⑬“浩裾”为“傲裾”之假。^⑭“绥”孙氏校本作“缓”。^⑮“建”常作“逮怠”之假。^⑯“道”当作“遁”，“遁”与“循”同。^⑰“子”读为“慈”。^⑱“传”当作“儒”。^⑲“无”为“抚”之假。^⑳“营”同“营惑”也。^㉑“民”下从孙氏校本当补“其道”二字。^㉒“示”下从孙氏校本当补“世”字。^㉓“其”下从孙氏校本当补“封”字。^㉔敬，苟之误，亟也。

【释义】孔子到了齐国，拜见齐景公。景公很喜欢孔子，打算将尔稽封给他。景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晏子。晏子回答说：“不行。他傲慢而自以为是，不能用来教导百姓；喜好礼乐而对百姓宽容，不能让他亲自治理百姓；修身从命而厌倦于事，不能使他勤于职守；主张厚葬破费钱财，而使国家贫困，丧期长久，哀悼不休，不能让他做官。德行修养的艰难在于内心，而儒者只注意外表的装饰，所以服装奇特，注意仪容举止，不能用来引导众人教化百姓。自从大贤之人死去后，周王室就衰微了，礼仪的细则增加了很多，百姓的行为却越加浅薄。歌舞礼乐繁冗充斥，而世间的德行却日渐衰微。现在孔子用盛大的歌乐来使世风奢侈，用弦歌鼓舞来聚集众人，用烦琐的上下尊卑礼仪、趋翔的礼节来使百姓效法。他们博学却不能为世人作榜样，思虑劳苦对百姓却没有益处，寿命加倍也不能完成他们的礼教，人到壮年还搞不清他们的礼仪，积蓄钱财不足以供给礼乐的费用，繁饰邪术来蛊惑国君，盛为声乐来愚弄百姓。他们的主张，不能用来示范于世。他们的学问，不能用来教育人民。现在打算封赏孔子，用他那一套来改变齐国的风俗，不是可以用来教育百姓保存人们的办法。”景公说：“好。”于是赠给孔子厚重的礼物，而留下封赏的土地，并很快会见了孔子，但不问他的学说，于是孔子就走了。

—四九六 仲尼游齐，见景公。景公曰：“先生奚不兑寡人宰乎？”仲尼对曰：“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，是有三心，所以不见也。”仲尼出，景公以其言告晏子，晏子对曰：“不然！婴[○]为三心，三君为一心故，三君皆欲其国之安，是以婴得顺也。婴闻之，是而非之，非而是之，犹非也。孔丘必据虑此一心矣。”〔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〕[○]“婴”上当有“非”字。

【释义】孔子到齐国游说，拜见景公。景公说：“先生怎么不见我的宰相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国君都很顺利，是有三个心，所以不见他。”孔子离开后，景公将孔子的话告诉晏子，晏子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。不是我有三个心，而是三位国君同有一个心意的缘故，三位国君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定，所以我能顺利地侍奉三位国君。我听说，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，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，这就等同于诽谤。孔子一定是根据这一点才说的。”

—四九七 仲尼之齐，见景公而不见晏子。子贡曰：“见君不见其从政者，可乎？”仲尼曰：“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，吾疑其为人。”晏子闻之

曰：“婴则齐之世民也，不维其行，不识其过，不能自立也。婴闻之，有幸见爱，不幸见恶，讲誉为类，声乡相应，见行而从之者也。婴闻之，以一心事三君者，所以顺焉；以三心事一君者，不顺焉。今未见婴之行，而非其顺也。婴闻之，君子独立不惭于影，独寝不惭于魂。孔子拔树削迹，不自以为辱；穷陈蔡，不自似为约；非人不得其故，是犹泽人之非斤斧，山人之非纲罟也。出之其口，不知其困也，始吾望传^㊸而贵之，今吾望传而疑之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语有之：言发于尔^㊹，不可止于远也；行存于身，不可掩于众也。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^㊺人之过，吾罪几^㊻矣！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，不及人以为师。今丘失言于夫子，讥^㊼之，是吾师也。”因宰我而谢焉，然仲尼见之。〔晏子春秋不合经术者〕○“传”当作“儒”，下同。○“尔”与“迩”同。○“夫”当作“诬”。
 ㊸“几”读为“危”。㊹“讥”之上当更有“夫子”二字。

【释义】孔子到齐国去，谒见景公却不去见晏子。子贡说：“谒见君主却不去见他的执政的人，可以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君主而且都能顺从他们，我怀疑他的为人。”晏子听说这话以后说：“我家世代是齐国的平民，我难以保住自己的品行，难以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不能自立于齐国。我听说过，运气好就受宠，运气不好就遭厌恶，遭诽谤或受赞誉都与自己的行为相随，就像回声和声音相应和一样，应该看清行为如何然后再决定是责备还是赞誉。我听说过，用一个心眼侍奉三位君主的，因而能顺从君主，用三个心眼侍奉君主的，不能顺从君主。现在还没有看到我的行为如何，就责备我顺从君主。我听说过，君子独自站立着，对身影不感到有愧；独自睡觉，对梦魂不感到有愧。孔子在大树下习礼，被人拔掉大树后就离开了，自己并不认为受辱，在陈国、蔡国绝粮，处于困境时，自己并不认为贫穷。责难人却找不到正确的原因，就如同住在水边的人认为斧刀没有用处而加以责难，住在山上的人认为渔网没有用处而加以责难一样。话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，他自己却不知道因此而陷入困境。当初我看见儒者很尊重他们，现在我看见儒者就开始怀疑了。”孔子听到这些话以后，说：“俗语有这样的话‘近处说的话，传到远处也不能停止；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能掩盖众人的耳目。’我私下议论晏子却没有说中他的过错，我的罪过不可避免了。我听说君子超过别人就把他当朋友，赶不上别人就把他当老师。现在我在他身上说错了话，他批评我，他就是我的老师啊。”于是通过宰我去向晏子道歉，然后孔子去会见晏子了。

—四九八 仲尼相鲁，景公患之，谓晏子曰：“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今孔子相鲁若何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君其勿忧。彼鲁君，弱主也；孔子，圣相也。君不如阴重孔子，设以相齐，孔子强谏而不听，必骄鲁而有^①齐，君勿纳也。夫绝于鲁，无主于齐，孔子困矣。”居期年，孔子去鲁之齐，景公不纳，故困于陈蔡之间。〔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〕^②“有”常作“适”。

【释义】孔子去鲁国当宰相，齐景公对此很担心，对晏子说：“邻国有圣人，那可是敌国的忧患。如今孔子去鲁国当宰相会怎么样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您不要担心。鲁国的国君，是个软弱的君主；孔子，是圣人。您不如暗地里给孔子一些好处，暗示他来齐国当宰相。孔子强行进谏鲁君必不听，他肯定会对鲁国失望而对齐国有好感，到时候您不要接纳他。跟鲁国断绝，在齐国又没有后台，孔子就会陷入困境。”过了一年，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，景公不接纳，所以受困在陈、蔡之间。

—四九九 景公为大钟，将悬之。晏子、仲尼、柏常骞三人朝，俱曰：“钟将毁。”冲之，果毁。公召三子者而问之。晏子曰：“钟大，不祀先君而以燕，非礼，是以曰钟将毁。”仲尼曰：“钟大而悬下，冲之其气下回而上薄，是以曰钟将毁。”柏常骞曰：“今庚申，雷日也，音莫胜于雷，是以曰钟将毁也。”〔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〕

【释义】景公造了一口大钟，准备悬挂它。晏子、仲尼、柏常骞三人上朝，都说：“大钟将要毁坏。”撞击它，果然坏了。景公召见三人，问他们。晏子说：“钟太大，不用来祭祀祖先而用来做宴饮的乐器，不符合礼仪，所以钟将会毁坏。”孔子说：“钟太大而悬挂向下，撞击它的声音向下受阻，返回向上压迫，所以钟将毁坏。”柏常骞说：“今天是庚申，雷击的日子，钟声不能胜过雷声，所以钟将毁坏。”

—五〇〇 孔子为元宫仙。〔酉阳杂俎卷二玉格〕

【释义】孔子是元宫仙。

—五〇一 夫荣启期一弹，而孔三日乐，感于和。〔淮南子主术训〕

【释义】荣启期弹奏一支乐曲，孔子听后快乐了三天，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。

—五〇二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，而谕文王之志，见微以知明矣。〔淮南子主术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向师襄学习鼓瑟弹琴，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，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。

—五〇三 孔子之通，智过于蓂弘，勇服于孟贲，足躐郊菟，力招城关，能亦多矣。然而勇力不闻，伎巧不知，专行孝道，以成素王，事亦鲜矣。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，亡国五十二，弑君三十六，采善鉏丑，以成王道，论亦博矣。然而围于匡，颜色不变，弦歌不辍，临死亡之地，犯患难之危，据义行理而志不慑，分亦明矣。然为鲁司寇，听狱必为断，作为《春秋》，不道鬼神，不敢专己。〔淮南子主术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算得上通才，他的智慧超过蓂弘，勇力压倒孟贲，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，力气能举起城门闩的横木，他的才能够多了。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，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，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，终被人们尊称为“素王”，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。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中，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，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，孔子收集善事、隐去丑事，编写《春秋》以弘扬王道，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。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，却面不改色，弦歌不停，身临死亡境地，遭受患难危险，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，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。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，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，著述《春秋》，又不言及鬼神，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。

—五〇四 夫子见禾之三变也，滔滔然曰：“狐乡丘而死，我其首禾乎！”〔淮南子缪称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看到庄稼由种子变成禾苗、又长出穗谷的生长过程后，感慨地说：“狐狸头朝着山丘而死，那么人类也不应忘本吧？”

—五〇五 （闵子骞三年之丧毕，援琴而弹，其弦是也，其声切切而哀用。）夫子曰：“弦则是也，其声非也。”〔淮南子缪称训〕

【释义】（当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后，拿琴弹奏时，琴还是这把琴，但是琴声却是非常的哀痛。）孔子说：“琴还是这把琴，但弹出的琴声音调却不一样了。”

—五〇六 子曰：“钩之哭也，曰：‘子予奈何兮乘我何！’其哀则同，其所以哀则异。”〔淮南子缪称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说：“子予说同样是哭，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对他说：

‘子子，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奈何得了我呢！尽管他们的哭是一样的，但哀哭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呀！’”

—五〇七 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。〔淮南子缪称训〕

【释义】鲁国用木偶人殉葬使孔子心痛叹息。

—五〇八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。孔子曰：“鲁国必好救人于患。”子赣赎人，而不受金于府。孔子曰：“鲁国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赣让而止善。孔子之明，以小知大，以近知远，通于论者也。〔淮南子齐俗训〕

【释义】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受主人作为答谢的牛，孔子对此事评论说：“鲁国一定会兴起助人为乐的好风气。”子赣用钱财赎救出奴隶而不接受官府的钱财，孔子对此事评论说：“鲁国再也不会会有自己掏钱财来赎救人的事了。”子路接受谢礼而能鼓励人们修养善德，子赣推辞赏钱却停止了人们行善。孔子之所以伟大，是能从小处看到大处，从近处看到远处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真是一位通晓事理的圣人。

—五〇九 孔子谓颜回曰：“吾服汝也忘，而汝服于我也亦忘，虽然汝虽忘乎吾，犹有不忘者存。”〔淮南子齐俗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对颜回说：“我以前的那些言行，你可以忘掉；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，我也要忘掉。虽然如此，你忘掉以前的我，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！”

—五一〇 晋平公出言而不当，师旷举琴而撞之，跌枉宫^①壁。左右欲涂之，平公曰：“舍之，以此为寡人失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平公非不痛其体也，欲来谏者也。”〔淮南子齐俗训〕^①“宫”当作“中”。

【释义】晋平公讲话不妥，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，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，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，平公说：“算了，别补了，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。”孔子听到此事后，说：“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。”

—五一— 白公问于孔子曰：“人可以^①微言？”孔子不应。白公曰：“若以石投水中，何如？”曰：“吴、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。”曰：“以水投水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菑澠之水合，易牙尝而知之。”白公曰：“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何谓不可？谁知言之谓者乎！夫知言之谓

者，不以言言也。争鱼者濡，逐兽者趋，非乐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，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。”白公不得也，故死于浴室。〔淮南子道应训〕○以赏作与。

【释义】白公问孔子：“人可以密谋吗？”孔子不回答。白公又问：“假如石头扔到水里，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吴越地区善于潜水的人可以把它捞起来。”白公又说：“假如水泼入水中，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蓄水和渑水汇合一起，但辨味专家易牙能尝辨出来。”白公于是说：“这么说来，人就根本不能和他们密谋了？”孔子说：“怎么说不可以啊！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就可以和他密谋呀！但话又说回来，那些能明白你说话意思的人，你不去和他说，他也会明白。”争夺鱼的人没有不湿衣服的，追逐野兽的人没有跑得慢的，他们并不是乐意这样做，而是利欲之心驱动他们这样做。所以，最高妙的话是不说出来别人就已领悟，最好的行为是不做什么却能样样成功。那些才智浅薄的人才会去争夺那些枝末小利（才会想到与人密谋这样末流的事）。白公就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，所以导致最后因事败走投无路而自缢于浴室之地。

一五-二 襄子攻翟而胜之，取尤人、终人。使者来谒之，襄子方将食，而有忧色。左右曰：“一朝而两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，今君有忧色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江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。飘风暴雨，日中不须臾。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，今一朝两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！”孔子闻之曰：“赵氏其昌乎！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赵襄子攻打翟国而取得胜利，攻取尤人、终人两个都邑。使者来报告这个消息，襄子正准备吃饭，听后露出忧虑的神色。身边的人说：“一个早上就灭掉两座城，这是人们所高兴的，现在您却显得忧愁，是为什么呢？”襄子说：“长江黄河发大水，不超过三天就会退下去。狂风暴雨，太阳正顶，都不会持续很久。而赵氏的德行没有什么积蓄，现在一早上就攻下两座城，灭亡大概要让我赶上了吧！”孔子听到后说：“赵氏大概会昌盛了！”

一五-三 孔子劲杓国门之关，而不肯以力闻。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的力气能拉开城门门栓，却不肯以力气大而著称。

一五-四 鲁国之法：鲁人为人妾于诸侯，有能赎之者，取金于府。子赣赎鲁人于诸侯，来而辞不受金。孔子曰：“赐失之矣！夫圣人之举事也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受教顺可施后世，非独以适身之行也。今国之富者寡

而贫者众，赎而受金，则为不廉；不受金，则不复赎人。自今以来，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。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鲁国的法律：鲁国人在别的诸侯国当人家的奴仆，有能够把他赎回来的，可以到国库领取金钱。子赣在别的诸侯国赎回鲁国人，回来后推辞不接受国库的金钱。孔子说：“端木赐做错了！圣人做事情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训可以影响后世，不只是满足自身的行为。现在国中富裕的人少而贫困的人多，赎人回来接受金钱，就算是不廉洁；不接受金钱，则没有人再去赎人。从今以后，鲁国人不再到其他诸侯国赎人回来了。”

一五-五 颜回谓仲尼曰：“回益矣！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乐矣。”仲尼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异日复见曰：“回益矣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矣。”仲尼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异日复见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遽然曰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隳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洞于化通，是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洞则无善也，化则无常矣。而夫子荐贤，丘请从之后。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颜回对仲尼说：“我进步了！”仲尼说：“怎么进步了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我忘记礼乐了。”仲尼说：“好啊，但还不够。”他日颜回又来拜见说：“我进步了。”仲尼说：“怎么进步了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我忘记仁义了。”仲尼说：“好啊，但还不够。”他日颜回又来拜见说：“我坐忘了。”仲尼猝然变了脸色，说：“什么叫坐忘？”颜回说：“遗忘肢体，废弃聪明，离开形体，抛却智慧，明澈变化，这就叫坐忘。”仲尼说：“明澈则没有什么偏爱，变化则没有什么拘泥。你真是先贤啊，我愿意跟随在你的后面。”

一五-六 季子治亶父三年，而巫马期纁衣短褐，易容貌往观化焉。见夜鱼释之，巫马期间焉曰：“凡子所为鱼者，欲得也。今得而释之，何也？”渔者对曰：“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。所得者小鱼，是以释之。”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：“季子之德至矣！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。季子何以至于此？”孔子曰：“丘尝问之以治。言曰：‘诚于此者刑于彼。’季子必行此术也。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季子治理亶父三年了，巫马期穿着粗劣的麻布衣，改变容貌前去观察他的教化。看见打鱼人捕到鱼后又放掉，巫马期间打鱼人说：“你之所以要打鱼，是为了得到鱼。现在你得到鱼却放掉它，是为

什么呢？”打鱼人回答说：“季子不希望人们捕取小鱼，所以放掉它。”巫马期回去报告孔子说：“季子的道德达到最高境界了！能使人夜晚独自行动也好像有严酷的刑罚在旁边监督一样。季子怎么会达到这种境界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曾经问他如何治理人民，他说：‘在这里教诫，便等于在那里执罚。’季子一定是施行这种方法了。”

一五-七 荆有饮饮非，得宝剑于干队。远还反渡江，至于中流，阳侯之波，两蛟挟绕其船。饮非谓枪舡樵船者曰：“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未尝见也。”于是饮饮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剑曰：“武王可以仁义之礼说也，不可劫而夺也。此江中之腐肉朽骨，弃剑而已，余有奚爱焉！”赴江刺蛟，遂断其头。船中人尽活，风波毕除。荆爵为执圭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夫善哉！腐肉朽骨弃剑者，饮非之谓乎！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楚国有个叫饮非的人，在干队得到一把宝剑。返回时渡过长江，船到中流，波浪涌起，有两条蛟龙挟持缠绕着船。饮非对船夫说：“碰到这种情况有人活下来吗？”船夫回答说：“没有见过。”这时饮非睁大眼睛，勃然大怒，捋起手臂，拔出宝剑说：“武勇之士可以用仁义之礼来说，而不能威迫抢夺。人总是要变为腐肉朽骨的，就是弃剑而能保全性命也没什么意义，所以生命又有什么吝惜的呢！”他跳入江中刺杀蛟龙，终于砍断它的头。船中人全都活了下来，风波也平息了。楚国君赐给他执圭的爵位。孔子听到后说：“好啊！不因为吝惜生命而丢弃宝剑，说的就是饮非这样的人啊！”

一五-八 孔子观桓公之庙。有器焉，谓之宥卮。孔子曰：“善哉，予得见此器！”顾曰：“弟子取水。”水至，灌之，其中则正，其盈则覆。孔子造然革容曰：“善哉，特盈者乎！”子贡在侧曰：“请问持盈。”曰：“揖而损之。”曰：“何谓揖而损之？”曰：“夫物盛而衰，乐极则悲，日中而移，月盈而亏。是故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多闻博辩，守之以陋；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；富贵广大，守之以俭。德施天下，守之以让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。反此五者，未尝不危也。”〔淮南子道应训〕

【释义】孔子参观鲁桓公庙。庙中有一容器，叫做宥卮。孔子说：“好啊，我能见到这容器！”他回过头说：“弟子们拿水来。”水拿来了，灌了进去，灌得适中它就放得平正，灌满了就倾覆。孔子突然神情严肃